

煙霞萬古樓文集

故孝廉王君仲瞿奇才也嘉慶二十一年

月嘗偕余遊雲臺山同客海州刺史師禹門

幕中者三閱月仲瞿之學無所不窺而尤工

於駢體直可壓倒齊梁余戲題其詩文藁後

云斗牛之光芒角四起河海之水縱橫萬里

似戰國策亦韓非子二千年來無此才矣或

又謂仲瞿之作真如決汝漢淮泗而注之江

合金銀銅鐵爲一鑪者也仲瞿好游俠兼通

兵家言善弓矢上馬如飛慷慨悲歌不可一

世嘗謂余曰吾死後必葬我於虎邱短簿祠

側乞題一碣曰晉故散騎常侍東亭侯五十

三世孫王曇之墓其好奇如此嗚呼惜哉平

生著作甚多有經解三卷史論三卷西夏書

四冊洪範五事官人書五類

未分卷

歷代神史

一百卷

仿班固漢書例

居今稽古錄二十卷讀竺貫

華三十卷繙帑集一百卷傳家六法一卷隨

園金石考四冊烟霞萬古樓文集四十四卷

計散體六卷四六文六卷本集十六卷外集

十六卷又歸農樂傳奇九齣玉鉤洞天傳奇

四十八齣萬花緣傳奇四十八齣遼蕭皇后

十香傳奇十二齣魚龍嬰傳奇四十八齣俱

未刻僅刻駢體文六卷亦殘闕矣

俟見原藁再當補全

仲瞿旣歿之二十載余始集其文而傳之爲述大略如此道光十有八年孟夏句吳錢泳書時年政八十

先友王君仲瞿生前嘗刻其駢體文數十篇於禾中旣而置之散佚過半君旣歿垂二十年友人錢君梅溪求得補之作序以行於世因將歸虞山以刊本附余吳門書局余因更補其缺佚者數篇今年又爲刻其遺詩於繁昌付刻工湯生晉苑攜歸吳門併存之王君邃於史及諸子百家之集又精通乾竺之學故其爲文奇古奧博俾讀者如讀淮南呂覽又如入琅嬛委宛所見皆上古之書故其文非近世駢儷家所及求之古人亦罕其匹抱奇才而抑鬱以終是可惜也君嘗欲爲余注碧城仙館詩又嘗以秘籍數百卷效蔡邕王粲故事貽余子裴之裴之繼君逝亦十五六年矣而君之文錢君與余哀輟而梓行之錢君於君不愧范張嵇阮而桓譚著論敬禮定文余得幸從錢君後以盡朋友後死之責以畢生平未竟之志亦足以告君於九京矣

既以自慰並以告後之讀君文者書付湯生卽以爲序
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錢唐陳文述書於春穀官舍

煙霞萬古樓結集自序

太元之草成而劉歆欲覆醬瓿三都之賦出而士衡欲蓋酒甕同是時也桓譚以爲絕倫張華爲之紙貴豈文無定體嗜癖者有異癖發眇者多一目歟李百藥曰文章者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張融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又曰文豈有常體丈夫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裴子野論文曰人皆成於手吾獨成於心北齊祖瑩亦語人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生活哉讀劉勰之雕龍不如通摯虞之流別讀鍾嶸之詩品不如追韓嬰之傳說見其委海若天吳見其原岷觴積石統四千年之文爲一文觀合四千年之詩爲一詩釋而古今詩與文之正變洞然胸中矣法律一新如曹參守蕭何之文旌旗一變如光弼將子儀之軍非謂師涓奏樂必造新聲徐摘

作文不拘舊體也。或曰：延年隘薄靈運，空疎爲之，奈何？曰：此不盡讀天下之書與詩文而漫然操觚之謂也。漢郭憲、王嘉全構虛辭，孟堅所以致譏；張華爲之絕倒，抱朴子所謂懷空抱虛，有似蜀人葫蘆之喻乎？南史氏曰：文章容易，逋峭難。又曰：文章不斌媚，正如疥駱駝。今世之勉力宏詞者，班馬奇字，白孔陳羹，華林類苑，疊韻雙聲，驟焉而蘇綽大誥，忽然而王莽金縢，著淵通以擬道德，仿太元而作測靈，以艱深文其淺陋，以奇險幸其功名揚雄，以爲曉曉之學，繡其鞞悅而目之爲翰林主人者，非也。亦有好事焉者，鑄賈島而拜像，東坡而祀蜜膏，飲杜少陵之灰，遍體刺白香山之字，老兵之貌中郎，優孟之學期思，高冠大屐而自居某一家之詩與文者，悖矣。氣水也，言浮物也。袁先生曰：重而能行，乘萬斛舟重而不行；猴騎土牛，水浮而物之浮者大。

小畢浮不然而任昉沈約結其集魏收邢邵爲之偷斯文之末
流也鼻馬頰牛之論中軍聽之而生爭搗塹嗽杵之談洗馬思
之而成病則又斯文之魔業翰墨之魔境至若宏通碩彥經師
大儒鄭玄之文通人不取溫公之筆四六不能此不可以辭章
律之者其經濟大也樂旨潘詞廣談虞筆二千年以下兼而有
之者緊何難哉予髫幼成文中年萬里經史爛於胸中雲山亂
於脚底自以爲才學識皆當有也乃志功名急經濟遭臺官之
禍纂述之成書者經史之論辨者樂府之未諧宮商金石之未
付雕鐫者吳中郡縣官持抱以去而摯仲治半世之文書蕩然
矣並非關通丁謂之書而概與一燒亦不借重洪喬之寄而投
之江底此砥柱之沉災榮宮之火洗當時也郭子橫之救火任
文公之逃水何暇計及著與撰之存焉否耶幸而王陽燹道險

路求生韓愈華山危途獲濟或藏之股浩手巾或寄之王恭如意主人莊子僅畱漁父殘篇中書孝經惟剩王混摘句抑不啻嵩山蚪斗之文顯節陵中之蠹也已竊惟彥章死豹名以皮畱楚國神龜生以骨貴而乃陸澄著述力已倦於經年任昉屬辭才將盡於晚歲五行志少尚可暗抄三篋書亡多難默背憶當日十吏環書五題彥集門庭藩溷盡是賦才戶牖門牆無非刀筆沈慮而王充爲之氣衰苦思而桓譚爲之感疾見楊汝士蘭亭金谷元白無詩聞孟浩然疎雨微雲中書罷唱議禮經則白虎堂中講論語則金華殿上何其壯也無谷子雲之筆而空有樂令之口無揚子雲之才而徒有光庭之手開頃刻之花造逡巡之酒斯文之道有急就章乎蘇明允之詩祇有廿篇杜子美之賦不過十首片羽苟重其吉光千金可享其敝帚僕今年四

十五歲矣。前不遇古。後不遇今。死不見峴首沈碑。英雄墮淚。生不見阿難結集。活佛傷心。李旭曰。文章之事。不足傳於後世。蕭恭亦曰。千秋而後。亦復誰能傳此。嗚乎。未爲愴父已笑。衙官纔讀離騷。便稱名士。劉季緒才非一世。偏能誹毀文章。徐孝穆一代傳人。未嘗譏訶作者。畱達生廿四首丈人之集。娛我餘年。傳枚皐數十篇。必不可讀之文。自傷嫫媿。詆哀我文者。亦庶幾肆我言。而恕我狂也。

煙霞萬古樓文集卷一

秀水王曇仲瞿氏

一名良士

穀城西楚霸王墓碑

乾隆五十九年觀察泰武臨兵備督山東全省糧運前守濟南
泰安府知府長洲宋思仁繕畢泰山馳道種補天門上下長松
溝泄穀城水利遂封樹於西楚霸王之墓周方一畝土階三等
屬其友人王曇爲文

惟王廐馬祥車月矢日弓臨汝江陽之戰吳興廳事之中一牛
醜血百騎騰風王何神於蘇侯蔣帝而不神於蕭琛孔恭臣知
王魂安卞山死羞魯公也王以漢五年葬穀城魯生制服漢王
臨哭嶽抱峯藏汶回隧曲談書遷筆魯經史例三皇五帝楚書
本紀作者謂有大王之江東八千子弟有孔子之廟堂車服禮

器。佞臣班固竇筆。奴爲葉公。龍爲史公。猶沈魂狴犴。置書葫蘆。臣知大王不愛平分之天下。而忍殺手版之腐儒哉。而竊爲大王幸。幸王不葬橐泉。雍宮祈年。豕驪麓陰盤。藍田魚膏。照尸亡羊。燒山臣竊笑。漢皇帝長陵。坏土高廟。玉環。呂后。淫屍赤眉。入關。而王陶人茅馬。紙衣瓦棺。斥上無將軍之金。復土無校尉之官。南山鐵固。石槨泥丸。臣竊笑。漢子孫茂陵。原陵闕地。及泉園。郎寢。郎邑。瓦無烟。玉衣出。柙文園盜錢。作昌陵。便房。方中。漸紆絮。陳漆。其間校尉摸金。而入鑿。郎將發邱。而破穿。而大王佳城鬱鬱。萬鷲銜泥。羣鳥耘田。壽於櫟陽。萬年也。羸趙毒螫。陳田。淫虐王燒秦宮室。夷齊城郭。復春秋九世之讐報。戰國六王之惡。食教倉戰。京索方將斬紂。而自王何云。入關而背約。宋義走卒。項氏逋將。背武信。而沮援。誑高陵。而賺賞。陽將楚軍。陰爲齊。

相幸。君之敗。不忠。居軍之右。不讓。搏牛破虱之談。驕一軍而敗。扈猛虎貪狼之令。殺諸將如反掌。王不斬莊賈。難爲穰苴。不戮。揚干。誰爲魏絳。牧奴孫心。芻狗兒戲。義非孤注。名類奕棋。如陳。涉之號。扶蘇原非太子。或陽虎之竊狀。貌聊借。蒙魃楚方。借面。而弔喪心。乃尸居而餘氣。飾箏琶之爪者。義甲髭禿婦之髮者。義髻擁之。則爲懷王。去之。則爲義帝。曰取則取。曰廢則廢。大王。方端冕以禮犧。鷄祝宗以拜牢。僉而敢肩尻乎雕俎之上。縞素。乎三軍之士者。漢王之詐也。榮仇不封。餘去無功。王諸將善地。則忠王。故王醜地。則公。漢方佩我關中之印。而奸我三秦之盟。樓煩則嗔楊喜。則驚質。滛雉於軍中。不御。置太公於高俎。不烹。鴻門不殺鴻溝。不爭。而漢敢劫兵以犯我。彭城漢爲魚肉。楚爲。刀俎。智不鬪。睢水流力不伏。廣武弩虜。魏王不仁。梟塞王不武。

滎陽西拔靈壁東破怯則銷六國印懼則說九江布張良如廁
始爲逃人紀信乘車終爲降虜漢之十罪臣不屑數也爲天子
不忠報漢以枯羹分之太公爲天子不仁報漢以姬骨醉之戚
夫人爲天子無禮報漢以不類如意之惠帝爲天子無義報漢
以慙不可言之審食其擁帚不孝頡羹不弟墮二子車不慈死
一婦手不智而大王七十戰之功十七王之封亘六帝四王而
無窮也宛邱太皞濮陽高辛黃帝橋山唐帝穀林九疑舜豳苗
山禹墳湯無葬處或曰汾陰衡山二妃鮒魚九嬪虞則烏江王
則穀城臣謹案殷人以柏夏氏以松將軍之樹大王之風銘曰
盤古葬魂大王葬身魂爲雷霆身爲風雲皮毛爲草木髮髭爲
星辰頭爲東嶽左臂爲衡足爲西嶽右臂爲恒喜爲晴怒爲陰
精髓爲玉齒骨爲金江河其血地里其筋眼爲日月蛆蟲爲黎

民三百里海南之墓周一畝大王之墳

班固父子之廢項王本紀微特王之罪人亦孔子之罪人也
滅六國燔六經項不滅秦而魯之廟堂車服禮器有存焉乎
魯諸生爲王三年服城守不下尊孔也非私項王也司馬遷
以項王功高故加於孔子世家之上而進之三皇五帝殷周
之後固何人斯而黜王本紀宜其狴犴瘦死而王之神靈亦
於是乎喑啞咤叱三百年於吳興之堂矣漢章帝以班固爲
葉公龍鄭漁仲以固之比遷如龍之與猪其信然歟是碑作
於二千餘年之後蓋斷自二千餘年以來無此手筆

東臯寶
光廩

蠟磯孫夫人廟碑

蠟磯有廟俗相傳爲吳大帝妹孫夫人殉蜀主白帝崩聞以黃武三年薨於此吳書簡略夫人與全公主大小虎無傳失春秋內女致聘歸寧卒勝之例案蜀志進妹固好不紀年月大致在建安十三年十二月赤壁破魏蜀主牧荊州之十四年春婚於京也吳后傳先主旣得益州而孫夫人還吳亦不明叙所以還吳之故則法正已進瑁妻吳氏於宮舟船之迎夫人見幾作也是歲爲二十年權襲取長沙三郡分旂連和之日可想見蜀主與夫人遷豆同牢七年主祭矣陳壽所以有綢繆恩紀之筆也廟無石吳不知夫人之德史無文蜀不知夫人之仁於是懲裴松之失以補史官曰

某聞殺龍蛇以祀川岳者勾踐之獻美人也遇嫦娥以筮有黃

者成湯之嫁帝妹也。權之壻備警。非塞庫必無贖。目喉宜生之。謀事類師曷亦斷不作反斗擊代王之計。大意謂吳蜀不爲一家。則一鼎三足不立。東西不主。二帝則一槽三馬難平。周郎之意以爲婚姻者。春秋之王道也。縱橫者。戰國之長城也。橋公二女皆嫁英雄。破虜四男尙無佳壻。孫夫人之侍婢弓刀亦猶甄夫人之借兄筆硯也。何也。破虜天下豪也。夫人將門子也。親見皇甫夫人以文武忠臣之妻死刀圍而罵董卓。蔡文姬以徒行乞命之身。跌蓬首而拜曹公。生女如鼠。強臣若虎。峴山之父仇未報。小女不敢反。龐娥之兵許貢之兄。讎未洩。女弟不能釋姊嫠之仗。此所以逐馬褰裘。翔鷗鳴鏑。大眼戎粧。小妹雍容。追隨於猗虎家兒之馬後。而史以爲驕豪多將。吳吏兵者。過也。女子母教也。吳夫人助桓王軍。國疇不知訓。井家風大。皇帝愛趙母。

文才。况又有官中師傅。是蜀中三尺童子。皆知夫人文武兼資。禮義足智矣。而法正。佞人也。賊舊君。以賣國。調新主。以漬倫瑁。妻吳漢中王之宗婦人也。時也。關嚴道銅梁祭武擔石鏡夫人。方將媾補漢天。夔鳴。炎鼓張錦繖。以定羌涼。持赤節。以平謗。丕而王已隗。囂天水子陽白帝坐大之勢。未安。楠木之心。遂蕩伯明。就后羿之室。闔廬居子建之宮。謂鄭多父貪。鄩國夫人利其土地。則吳非小君。謂晉文公。睢子圉懷羸。感其沃盥。則吳豈秦拔姐已。以賜周公。曹操之所不收。寡婦何知社稷。孫后以爲可笑。此習鑿齒所謂匹夫猶惡無禮惡法正惡漢王也。夫人剛猛人也。無鹽薦枕。不取娛於好色之齊王。嫫母清宮。徒見忌於無情之黃帝。勢將醉餽。唐姬則烈女不能事亡國婦人。將麋爛望卿。則高明又必失中宮。大度與其椒房散號。口戰銀刀。左右英

娥心寒粉陣使漢中王束帶自稱下官耳順強呼娘子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以魚水夫妻爲我狄以酣睡臥榻爲他人外揚高帝偉簿不脩之名內彰孝文衽席無辨之醜穆姜且豫卜東宮雲臺亦自疑霧露威貓目鼠勝負未可知也呼阿斗而告曰深山大澤余恐生龍蛇以禍汝也善事漢王不暇刺促顧婢子語矣於斯時也腸繞吳門魂啼蜀鳥夫人行矣某獨笑趙子龍官宦也左轂鳴則雍門狄爲之請死矣樓船御則薛廣德爲之頸血矣雲無張良能羽翼太子之功而有遠越實亡君夫人之罪牽孺子爲牛之小恩而率興愛子投車之大衆扈當陽坂一抱零丁之弱子而凌犯長秋宮七年大歸之小君且以此舉截江畱斗爲大有名之師足摠發吳人一咲也雲試思慎夫人走邯鄲之道袁盎如何卻退晉穆羸抱太子而啼趙盾可曾豪奪借

使夫人綉旗一怒武帳珠襦鼙鼓三中水軍將令呼孟勞而侍
女刀光叫餘皇而長褰濯棹則其時舳艫藏兵白衣而呼警者
呂蒙也艤衝脫繼暴風而二拒者董襲也招以北風丁奉之帆
登岸皆升城之督麾以舵樓谷利之令上山皆白棒之兵而夫
人敬以鼓角勞軍旂門受詔蹕前周泰縑蓋先鋒馬後虞翻持
矛步從雲能以一身之膽納百婢之刀乎吾恐張飛僅能瞋目
橫矛以決死據長坂橋不能牽人斫頭以沙囊斷長江流也蓋
其時權且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慟哭也知夫人必以太子歸
吳何也魏略禪以建安十六年身賣漢中父事劉括禪年數歲竄匿
隨人西入漢中
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難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
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父相失時識其父字元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
軍備遠簡到漢中舍都郵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浴送
詣益州備乃立爲太子據魏略以爲建安十六年事則在十三年趙雲抱太子之後使其
時杵嬰不識趙孤書退勿呼父字則十三年趙雲長坂之功又

委棄字於牛羊乳鬪文於邳虎矣幸而方望真人能留孺子華陽奇貨得歸異人夫人念嬰嫗於伊水此兒久付空桑失抱帝之滕公諸將誰爲樵樹寧使漢家有烹羹置俎之太公不可使劉氏有白板青衣之太子與其吳鴻扈稽呼著父胸孰若石紐塗山藏諸母腹與其趙嬈胡組誤二漢之保阿孰若遜抗機雲親三吳之師傅在英雄不顧妻孥龍種豈無媼母况孔甲有此乳兒阿蘇何非已子其挾以歸也畱震宮長子東方免秦宓天頭西顧秦康公之爲晉甥非長安君之爲趙質也而况阿斗者甘后之玉人又二兄之鼻涕聖公升殿俯首羞慚盆子探符汗衣欲哭夫人憫齊歸早死雖狀稠有童心望周子迎京或者悼能霸晉且后繙自計歸仍子疆不曾廢母則安知不六后臨朝身猶故劒四帝外立畱此前星已不沙滲豕牢人免薰君丹穴

此夫人嗽乳捫天推乾就溼也乃漢王始以孟子諱吳終以向
姜絕莒不畱堯母之門忽絕鄧甥之好謂娶妻必得陰麗華乎
則惟斯人乃有斯婦謂生子當如孫仲謀乎則無此舅焉有此
甥而蜀之人乃以爲趙王歸漢如意之酒必酖燕丹機橋太子
之烏必白則孫夫人非呂太后吳大帝豈秦始皇耶曰使趙雲
勒兵斷江魏晉春秋之言佞臣法正之謀也曰與張飛勒兵截
江趙雲別傳之言非丞相葛亮之策也時正爲軍謀主亮所謂
正能制主上亮不能制法正故曰非亮罪也太公之法曰一女
子當百丈夫又曰理四海如妻子故孟津用婦人與周孫武戰
官人勝楚由余未霸小戎以女子談兵蚩尤不禽元女以南車
教戰世能祖祖鮮能將將也而况吳多謀士蜀無將才使夫人
以定姜卜戰之龜灼銅雀金臺之兆以馮嫪詔使之節渚分香

賣履之宮將見西揖闕氏魂褫冒頓北呼公主馬抱烏孫割長江而讀甥舅聯盟之碑開玉門以鑄外孫單于之印許馬懿巾幗來朝使甄后掖庭贊拜而後東封呂範之妻歸拜張昭之母江東衣錦爰漢重興也而乃鼎未三分商亡一物夫人遜國淫后如宮使虎威南郡忿興拜賜之師伯言夷陵怒報泛舟之役而猶謂楚文荆尸勿因息媯齊桓伐楚不爲蔡姬吾不信也向使夫人身不歸吳計能鎮蜀則長沙零桂焉知不三索來歸雲長益陽又何必單刀去會罷巫峽七百里之屯唾虢亭四十營之火全琮陸遜安敢輕佻黃蓋韓當豈能平視箠使吳兵鞭敲蜀將又何必西增白帝之兵東益巴邱之戍哉亮書曰主上之在公安也外慮曹操孫權之逼內懼夫人肘腋之憂曰在公安者言初婚至京一卮卮酒之夫人非于飛入蜀七年牀第之夫

人也。某聞春秋之義，忿不廢親，怨不滅德。殺陵尚報，秦施城濮，不忘楚惠。蜀主乃不念敗亡，樊口棄其室家，奔問柴桑。未諧，晉媾。吾江東先之，魯肅但有蒼梧遁跡之言，詢之孔明，惟有披髮山林之請。而其時甘、皇、思、血、飛、小沛有狐，誰綬曹丞相華落許都。荊州誰借？設孫將軍或有趙襄、夏屋之忌，孫夫人不守季芊一負之仁，借弟妹以摩笄中鑿壺於智伯，則吾江東帳構之銅皆專諸之鉞也。夫英雄之見助夫，不非慶女殺夫，亦是雍妻而卒使齊姜返國，無煩蠶妾之謀，嫖妹于歸，不浴龍工之藥，則可知西施越絕，斷無種蠡陰謀。昭君和親，不是漢宮秘計矣。乃蜀主恩忘齊大陰，輕子忽之，援義茂秦嬴，伴忍先軫之唾。此吳國君臣寧以盤郢之劍送死女，不以女膝之口食殘魚也。夫人蓋以有生日爲未亡人矣。讀魯史，孔子以彭城子宋非子宋也通。

吳援也。虎牢子鄭非子鄭也。脩楚戰也。吳無荊州而巫峽之援不通。吳無荊州而濡須之陽難戰。是吳以一女初婚失三江大局矣。吳爲索地蜀。實負人魯橫江。所謂凡夫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者。非怨語也。洎乎臨沮敗好。盪寇歸元。白帝脩盟。張溫報聘。安知非哀姜哭市內。椎歟。后之環綠衣拜勤外。解宋王之閉。而能敦舊乎。夫自古處女爭桑。尙開邊釁焉。有呂姜斷髮不啟鄰仇。在夫人埋璧情深。履薪怨小謀。桑不霸就木。徒甘輟聲。已帷堂不視之哭。應意其畫紙埋人之識。漸臺水沒。萬里江長。杞國城崩。千年蜀破。娥皇無子。堯母無夫。伊可慟也。嗚呼。白狐九尾。開山啟母之魂。暴雨飄風。杜宇鵲禽之血。讀華嚴宮門發表。吳太情深。惡法正盜國。姦宗蜀無人理。某竊咲君王巾幗女子英雄手。陳承祚殘書兩冊。牝后有名。悲裴松之補注千條。

夫人無傳此天難補斷女媧神化之勝是文若傳掛吳國東門之暇銘曰

雌鳳不隨雌龍不飛三分鼎足一篲當歸于歸不戀京大歸不出惡聲國君外淫夫人不爭公安無家夫人則守益州有家夫人則走爭國世子劫君王后子龍之膽敢如斗樊口來媾喪家之狗三年不言三年不笑繞吳門者腸倚大井者教戴冠佩劍夫人之孝以智事備則隨以禮事備則歸以仁事備子其子以義事備死則死蟲入蜀腹橫目苟身薰蕕不同器以劉瑁妻爲夫人勇而禮不亂仁而禮能斷亡乎亡乎有夫人之德而不能興漢婦人有集英雄有記吳書寥寥蜀書廢桓桓夫人弓刀侍婢

隣水縣先賢子路顯神碑

梓。潼。不。神。夔。子。無。靈。於。是。有。蜀。賊。徐。添。德。者。紅。巾。鼓。亂。綠。林。弄。
兵。脅。達。州。九。姓。之。衆。攻。隣。水。斗。大。之。城。田。單。守。卽。墨。而。天。神。下。
降。法。和。軍。江。陵。而。羣。神。隨。行。長。圍。於。丙。辰。垂。破。於。庚。申。羌。蠻。三。
兔。之。窟。合。秦。楚。一。蛇。之。勢。成。豈。特。人。肝。切。膾。柳。下。跖。之。大。盜。城。
頭。子。路。子。都。而。同。名。哉。守。隣。水。將。宰。隣。水。令。勇。則。樓。煩。入。壁。
怯。則。陳。餘。棄。印。城。上。尸。膊。地。中。角。鳴。叢。祠。狐。鳴。而。呼。火。毛。人。泣。
城。而。見。精。於。時。讀。孝。經。則。漢。朝。皆。笑。拜。韓。信。則。一。軍。皆。驚。如。我。
友。甘。補。堂。孝。廉。冕。以。達。徒。七。十。當。贍。巴。三。千。於。旗。之。續。蟠。於。地。
鐘。鼓。之。音。震。於。天。宣。父。圍。匡。之。日。仲。由。氏。結。纓。之。年。也。
見於荒谷懸絕
得賊糧鄉兵復振冕以義從五萬人保西鄉八九路百戰艱危五年暴
時見以鄉兵
萬餘人糧絕露人謂曲阜有曾參則鷗梟不入城郭宋君用墨子則輸盤撤

其攻具冕勝則爲子思守敗不爲武城去使徐賊負偃王筋骨而來爭聽興霸鈴聲而不懼非勇也不知鳥窮則啄獸窮則攫顏子仁人之言也

時有官逼民變之語見邱抄

白羽若月赤羽若日季路有勇之

氣也昔李靖告華山而呼僕射蕭邁顓瞿唐而見白帝心之感

則思禽之制在忝四墉鄭祈三塗晉祭薦收虎爪夢其威刑天

干戚誅其厲我先賢示夢於隣水校官也命以黑旗書子路之

神白聖寫至聖先師之位當四門插當火器跪如靈姑旌如桑

林旆賊之礮侈聲箝賊之圍魚鱗潰者何也冕抑知寶雞黃蛇

之時崇丕聆隧之神天淵玉女礪館神君巫咸神大而詛楚杜

主鬼小而霸秦而况石盤虎尾由也雷精雞冠猊佩尼山素臣

乃狐貍畏子路之目而堂衣犯孔子之門城破則桓魋樹板賊

入則金縑堂焚使其開吾戶據吾牀飲吾酒此城勿守孰若料

虎頭編虎鬚免虎口此跡可走先賢所爲蒲弓木戟

子路遺孤仲子
崔以蒲弓木戟

報孤屬殺父
仇見孝子傳

蠡耀蛟奮仇敵在前乳虎在後也某聞天之所輔者德

神之所佑者國狀成湯伊尹之夢則髮嬰不伐宋師廢祝融鬻
熊之祀則夔人終爲楚滅祿山大盜居軋犂而爲鬪神周公神
兵助隋朝而戰李密霍神以白衣助唐王陵以陰兵討賊卞山
救臨汝項王之土偶如風大眼寇鍾離蔣帝之馬蹄盡溼何必
祭子胥以牛酒祀之推以寒食元謨救命空誦觀音之咒敬則
還神徒殺十牛之刼哉案唐咸通五年有黔軍校居宣父廟每
食則薦每夢則教見王者衣冠曰吾孔仲尼也汝當以更名顯
以殺賊効以司農卿晉汝之官以謬宗儒易汝之號其後蠻寇
滅孔子笑今冕之戰多甚於彼而冕之署功辭其報者又何也
冕之言曰戰五年而滅賊非勇殺萬人而受賞非仁方冕受圍

於隣水也。守無韋敵。戰無張巡。婦人則琅邪呂姥。王囊仙苗婦也。時起於南籠。女

子則睦州碩真。齊王氏婺女也。以白衣起於襄陽。欲與徐賊合。子不聞順者或亡。逆者或存。盧

循禱戰。助水者南康之廟。爾朱入洛。縮波者溫津之神。降靈則

有摩醯。出盪則有子文。倘鄴下神兵不破。朱榮之膽。城隍風浪

反助。慕容之軍。則見方且之反。之策。殿馬焉能有若之保。稷門

人見。僕射陂邊有無數小旗。之李衛國。冕不望臨海廟。裏有一

州相報之。陰子春也。幸而鬼叫狼啼。乘茅將軍出獵之勢。鳴犢

響角。藉夏后子赤城之靈。使徐賊五斗道窮。債其鬼卒。八公山

木見此人形。不然則豕狗入曾參之室。河伯陷澹臺之城。冕亦

將覆醢而待死。斷纓而無生。天不絕五殘六賊。昭明成漢之妖

國不宜養黎軒幻人。木熙振子之兵。墨吏橋虔而虎冠。兵官干

掇而膽青險。不使俎豆黷宮之司寇。脫冕微行而出走。燔臺率

彌之仲由三都一怒而墮郈我爲子說子爲我銘銘曰
隣水之圍掘鼠煮弩有睢陽危無玉壁固冕也斷顏回之劍絕
曾參之火如子路氏拜拯溺牛暴馮河虎制虎者頭扼虎者喉
戎山顯神至於韞邱時惟仲由使有若三百人之中樊遲踰溝
冉求用矛勝兵八百養徒三千縞衣白冠端木氏陳說其間如
甘興霸如魯仲連贈顏回少師贈曾參少保子路行行司空一
簞何居乎必子賤之一栞冕抱之而終老

漢高安侯董賢廟碑

讀漢書至董偃令終鄧通強死未嘗不廢書歎也。齟齬小忌乃積怒於青宮。含桃餘甘不操刀於太子者。豈無術哉。子登華山。通遊秦中。求唐陵碑板。至杜鄠。見有漢高安侯董賢廟焉。塹垣聿興。榱桷舛飾曰異哉。此道州有鼻之祠。常山董卓之廟乎。曹操廟於夷陵。而申屠撤之王敦像於武昌。而溫嶠去之。此無怪秦檜之血食於溫。吳元濟之俎豆於蔡也。遂下馬見堂廡樹碑大書以辨哀帝臥起之妄。其文甚美。因揖神而告曰。嗚乎聖卿君侯。奚見辨之小也。君臣魚水何鯁鯁於臥起不臥起哉。昔馬援與隗囂同臥。魯肅與孫權合榻。關張國士也。而先主同牀。衛霍大將也。而茂陵外嬖。爲大臣者感幸臣一星之恩。割袖藉眠之愛。內平四母之爭。外攘五侯之橫。撤簾而太后入於雲臺。徙

薪而將軍止於畫室一河帶礪九廟磐桑雖首枕帝膝股加帝腹良史美談也而彪固不爲君侯佳傳者以侯有大司馬之權不早除一王莽爾莽不奪侯之印則新都之功不侯莽不斲侯之棺則丁傅之屍不戮是君侯假司馬而新莽真皇帝也侯自謂居高位蒙盛寵不害一士大夫誠盛德也然某竊爲侯罪也侯不請斬馬尚方之劔殺張禹乞養牛上尊之酒殺孔光簷纓白冠槃水而賜巨君而侯公賓漸臺漢不得厝太山之安矣謂侯無罪某請以有罪數侯可乎漢郎侍中官皆傳粉貝帶冠鵠鷄而侯傳漏黃門不奢領修褻衣小袖不敬其罪一延年始幸僅給事狗監新聲協律而聖卿初拜卽駙馬都尉侍中驂乘不讓其罪二稚侯以弄兒壯大擁項而誅之而董恭以男妾國奢尻帶而貴之不孝其罪三淳于亂長定宮不謹身與嬖外交而昭儀入椒

風舍且旦夕與妻上下不別其罪四鄧氏布天下錢死不着身
一簪而縣官沒董氏財賣且四十億萬不忠其罪五韓嫣徒以
先趨副車江都王驚爲天子而高安乃以後穿登天麒麟殿傳
爲堯舜不道其罪六富平儀比將軍不過走馬關雞長楊五柞
而高安食邑千戶遂致五殿六門連薨北闕不制其罪七寵已
在丁傅之右而代明位爲大司馬事已誤東平之獄而借雲禍
爲高安侯不次其罪八識溫室省中之樹丞相拜於車前欺侮
奴孤憤之君單于拜於殿上不耻其罪九至於便房題奏塋塚
僭於義陵玉柙珠襦禁兵索於武庫不反地上反地下也其罪
十如是諸罪爲君侯口實也雖然某數侯之善昔衛青不舉士
而君侯實薦何武石顯害名賢而君侯不讐師丹王嘉嘔血侯
無必殺望之之心鄭崇上書侯亦無沈廢更生之意大行在殯

張放之淚不乾。山陵未成。向魑之目盡腫。王莽神姦而僅責尚
方醫藥之弗親。東廂喪事之不治。則可知藉閭婉媚。別無材能。
安陵薦身。但知螻蟻侯之無罪。萬歲千秋也。夫鳳凰負義。則反
荷帝於阿房矣。艾豎忘恩。則逐靈公於死鳥矣。使侯當日者承
執中受命之詔。不屑共鮐。居然羿羿釋子貢婦人之衣。成妹喜
丈夫之志。以雌風而竟薰重華之宮。以男子而竟作女媧之帝。
借炎漢之金椎。碎亡新之威斗。銅山久已自鑄。黃袍早可加身。
則斬蛇之天下。安知不爲擾龍氏之天下也。嗚乎。光武與嚴光
共寢。誰見星文。鄧萬與桓帝同牀。何干天變。君臣之交。何鰓鰓
於臥起不臥起哉。飛來大鳥。誰似埋屍朱詡之忠死。後前魚宜
必有驪兜崇州之廟。

附錄袁弓韜董賢廟碑原文

此碑已載興寧山制府所
修西安府志第七十九卷

錢唐袁弓韜以西安郡丞奉檄禱雨於終南之太乙靈湫經杜鄩有神祠焉神金貂華裘如漢上公服問土人曰府君廟也弓韜時修太白神祠意欲移其垣棟是夕宿候館夢神召見曰余非唐崔府君乃漢大司馬高安侯董聖卿也哀帝末造爲賊臣王莽所害天帝謂予在朝雖居高位蒙盛寵未嘗害一士大夫不合羸尸埋獄且遭發棺之慘命予署西極郎位專司此方雨暘弓韜見神妍媚因憶賢本傳有美麗自喜之語諦視不止神有頰色旋轉怒曰汝母爲班固所欺也固作哀帝紀謂帝雅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卽位痿痺末年寢劇賢本傳中亦有主疾無嗣之語如此安能復幸我邪當日君臣相得與上同臥起事實有之此是漢家故事孝武時衛青霍去病兩大將亦蒙此寵可以安陵龍陽例視邪容貌

華麗天所賦也非貌美者必僻行且幸臣一星上應天象此我二千年難明之案子爲我昭雪之言未畢有鬼卒二牽一囚聲嘶頭禿捧一卷書至墀下神指曰此莽賊也上帝以其罪惡滔天監置寒門爲毒蛇齧今始救出爲我司溷圖犯小過輒以毒草鞭鞭之弓韜因問囚手何書神笑曰此賊酷好周禮至今抱持每受鞭尚以護背弓韜就視果周禮猶有臣劉歆恭校字不覺失笑而寤次日禱畢議新其廟復夢神謝曰蒙君修廟甚感但思一人配食吏朱詡者曾爲我自劾去大司馬府收葬我我訴於帝帝嘉詡義命子浮爲光武大司馬云弓韜歸西安捐俸爲倡數月廟成旁堞朱詡像并堞一囚爲莽持書跪堦下如夢見狀署門爲漢大司馬高安侯董府君之廟而刊之石

煙霞萬古樓文集卷二

秀水王曇仲瞿氏一名良士

哀江南文

大盜移國。天子無愁相。公曲子將軍斷頭。予昨者過真州黃靖南之墓而慨然亡明也。長江天塹。投鞭斷流。遂乃溯金陵。泛桃舟。徘徊麾扇之渡。遲遲鳳皇之洲。有登高而吟者曰。此曹彬舊遊之長干。兀立馬之雨花臺也。賈誼過秦。干寶論晉。子爲我述宏光之所以亡。晉宋渡江之所以勝者曰。鄙哉。子亦不聞於舊史氏矣。蕭詧三世不登梁史。班范二書不尊更始。大業書十三年而不書十四年者。統絕也。大漢終孺子嬰而不終。劉盆子者國滅也。烏有所謂宏光者乎。昔者鄭妃艷煽福藩。厚崩狐祠。驟火鹿酒。遂烹王子。由崧者喪國之孤。注流寇之懲。羹也而乃

君薰丹穴。聚遷陽人。彼留都諸君子者。非債軍之驕帥。卽誤國之書生。亦復遮車而迎子。與設壇而禪。鄙亭半壁。江山終無一戰。小朝氣象不穀中興。而子乃比於瑯邪之五馬。康構之南奔。乎相州棄宗澤。而中原不守。靈武得李勉。而朝廷始尊。爲史督師者。固若桓桓。尙父皤皤。老臣則當踞彭城。臨中原。控宛洛。振襄樊。夷杜弼。於湘州。則招陶侃。散伊盧之殘卒。則召劉琨。鏖西華。戰落門。擊彭脫。破隗純。燒黃巾之車。重蕩白波之遊魂。夫然後脩下國之禮。命詣我師。而犒軍何爲乎。鎖狗連鷄。畫牢江。戒偃旗。臥鼓。尸居廣陵。非王恭。而督揚州。非謝公。而壘新城。據一城。所必困。占四鎮。所必爭。而卒不移。守於徐州也。兩不下之。勢外不調。停於高傑。劉澤清。七不可之議。內則受制於大鉞。馬士英。而閣督之權。不啻於景升之犢。牛子陽之俑人矣。晉之東。

也。天也。宋之南也。人也。佛狸窺江而不渡。敦溫伺篡而不年前。
有飲馬江淮。畧地不有之。石勒後有投鞭建業。不涉淝水之苻。
堅。膝含抱天子祖逖死中原殷浩書空豈能北伐。陶公經畧不。
過江邊。然而始不見併於劉曜。終不見篡於桓元。王導因天而。
無功。謝安貪天而無權。至若浮圖撼鐵拐馬破羣順昌忠義之。
旗。背嵬韓岳之軍。見張浚者從天而下。指郎君者髣髴而奔和。
尙原。疊陣之奇。浩王兄弟黃天蕩。金山之鼓。鄴國夫人以是鐵。
象鳴來曲端。雖死靴尖踢到宗爺。留京或以爲元尤帳前甲燈。
環列。或以爲劉錡城裏鷄犬無聲。蓋不獨善戰者存中血。漢善。
守者河北義兵。且虞允文亦書生名將。洪尙書亦天下聞名檜。
惡。雖奸蘆伏哭歐陽。雖慙口伐金軍。又不但張憲施全一時。
義士。胡銓趙鼎一輩忠臣。而宏光晉則無天。宋則無人。徒有初。

政審親王也上國聲援辱王扶義時既悖乎春秋討賊之經

義又乖乎新君卽位之例非奇貨而居爲異人非孫心而立爲義帝彼固知偏安者小國之綴旒不知一統者興朝之大計

方是時也我豫親王以曹彬命將竟下清流且楊素平陳直

窮南裔了大事於二月四十縣之江東止天正於一朝二百年

之漢地子尙不知宏光之坐斃乎彼夫玉樹花者亡陳之歌舞

也念家山者亡唐之樂府也留都破國江山敗家金粉水纔隔

乎迷樓門方臨平辱井爲宏光者卽能監戒荒亡調停軍政袖

明帝之金鞭蹴康王之馬糞舟藏濡須之鳴水結金山之陣防

江而鐵鎖連山航海而章安作鎮我猶恐南人之船使馬無風

臥楊之傍酣人難枕而乃降表不書黃門選女降帆不出狎客

遷延獅子黃金之賺春燈燕子之箋瓜步黃旗魏文皇之甲士
宮中粉墨李天下之管絃逸史謂其對月當頭停杯在手夫豈
有人間萬歲之天子而日勸長星之杯酒者觀其太子來歸童
妃被廢微時故劍尙然漢帝無情斗麴三郎何至唐皇不記良
玉義激君儲疏呈大義謂卽妖人陳勝詐號扶蘇卜者王郎假
稱成帝亦當厖衣金玦察東宮之死生何得挺擊移宮付共工
而獄秘豈必晉陽君側皆是惡人焉知掖庭曾孫獄無王氣蓋
其時江陵軍勢盡在上流天寶伶人多奔漢沔三請客在左幕惡國寶則
怒激王恭護貞明則岬成僧辯國未救乎外寧軍已撓乎內變
斯何時也豈不笑王敦未下六師麕奔蘓峻初來百寮狼散者
乎洎乎愚狐遷鼎羸樛毀周唐王潛逋於閩粵李德及弟李錫魯王延喘
於杭州以通一統山河已無故漢三家村落尙有諸劉若永明王

者則又帝不庚申六更莫續門非甲子一旅難留矣式耜才如
女艾忠是臣靡姜伯約之放甲投戈降旗易監公孫賀之悲哀
涕泣丞相難爲我天兵鼓行緬邦也平陵軍帥擁方望以奉
真人天水驕兵擁隗囂以成敵國如李定國其人者蓋又聚澆
浞之黨以復少康合秦楚之兵以納蠆虱

日月出矣而燭

火不滅爲之哀也夫金陵明祖之錦鄉也泗水雲龍多由豐沛

蕭王富貴盡在南陽然而定鼎不榮乎洪武牽羊不怨乎宏光

永樂遷都已亡建業建文遜國早失長江良由宰相黑衣使叅

大事

選名高僧至燕而統
少師策定燕都矣

何況書生白面最誤戎行當日之靖難兵來

時無闖獻他日之彰儀門破罪在燕王不然而六代江山龍蟠
虎踞何然而一皇陵寢敗瓦頽墻神烈山頭保不賴王承恩之
殉國石頭城下亦不需秦良玉之勤王蓋金陵爲帝王之都焉

有漁陽鼙鼓。況長江自開闢以來。豈無可塞沙囊國。必由乎人。滅地不係乎天。亡彼晉宋之百餘年。有其地利者。非如此長江乎。嗟乎。時無顧賀。當金陵三百年。王氣之終。誰是張韓。讀中興十三處戰功之績。依然明月可憐。庾亮胡林大好。新亭誰又周顓。涕泣彼登廣武場。而聞阮籍唏噓者。亦曾眺平乘樓而聽桓溫太息耶。

金陵城外大碑無字。厚丈許。濶三丈。高亦六七八丈。明建文時。將以樹之神烈山者。永樂破都。碑遂不刻。歲癸丑。予偕袁倉山先生過此。曰。此石無文。必作哀江南文以補之。先生曰。子山文孱弱。不足刻。足下爲之。及文成。而先生死。當以質之地下。

隋蕭慙后哀文

暴君之國。不失於好色。而失於窮兵。大業之亡。不亡於荒淫。而亡於遊幸。繫古明婦人之遇。其昏主不貽徽音於後世。而最可哀者。如蕭慙后。乎嚮使苻堅納諫。則張夫人不殉身於五將之山矣。晉帝保家。則羊皇后不蒙塵於平陽之虜矣。乘起居之華。而帝德難書。奏上德之頌。而軒轅不悟。此述志一賦所爲三致徘徊。憂思怨諷於江都之一幸也。祿盡則劉曼先知。喪雄則定姜已卜。后何不幸。而卒與桀宮嬖妾。浮海同舟。幽王鼓鐘。涉淮並載。耶。仰飛行之殿。來裸遊之宮。花方作華。樓已名迷。聞一往不返之音。揣大鼠阿廢之夢。萬寶常所由。早泣新聲。侯夫人所爲先死於棟下矣。后弱似貞。風義能不裸。勇非馮后。勢不當熊在。佩玉晏鳴之中。寫離騷九辨之憂。此康后鷄鳴悲題。永巷班

姬辭輦。怨咏離宮。一篇之中。殆有甚焉。及乎變動。虎賁兵交。黃
屋君薨。組練盜踞重門。迫伏。后於辟中。急。唐姬於抗袖。哀。姜哭
市。舉國無人。穆嬴啼朝。何能討賊。后於此日縱幸。不被錮。金墉
懸頭。小白亦自當酒。飛金屑藥。搗宮椒。特以賊在圍中。兵須奧
助。遲十六院幸。姬之死。俟六十路。義師之旗。苟生呼吸。延喘須
臾。捧君王鏡裏頭。行借魯國聊城矢。至而化。及得斃於夏主降
王之一戰也。孔子曰。女智莫如婦后之謂歟。旣而東道清塵。賊
臣授首。二京立辟。共主分周后。不得不乞虜馬。以勤王。假明。脫
以靖難。始畢。婚姻之親。建德君臣之禮。連衡老上。走馬陰山。藉
曷娑主壻之援。馳頡利外孫之騎。碑盟甥舅。酒歆黃龍。后不踵
向姜之無歸。而法紀姬之大去者。春秋之本義也。無何夏軍撓
敗。黑闥求援。突厥以中宮播越。奔命窺邊也。思亦將置主中原。

請君河洛而兩王弼絕一帝禪亡僅受興唐和好之盟率成昭
君歸漢之局而后於是乎路絕蒼梧湘君命盡天傾杞國哭斷
長城矣稽自有唐迎歸故后卒葬於煬帝雷塘也北史未成隋
書未作時無通德誰脩外傳之篇婢少佩蘭解說宮中之事年
堙代隔事舛言訛繼以虞初競作稗官無稽人惡驕君罪歸孱
后遂謂驪姬禍晉褒女覆周不知宣華拜賜一物早可亡商賈
兒愁生再顧已傾人國亡陳嬪御豈少於孫皓之後宮晉陽江
都不減於石虎之女部后姪謝婧英妬非昭佩席多莫敵房大
難專野雉興沛中之漢焉用才人若華覆夏桀之宗何關妹喜
耶或謂后德性能詩才華作賦何以世基佞佞竟無諫書化及
觥觥不關諍草不知垂簾殺杜非先后之聖明冒絮誅媽豈中
宮之盛事而况后和熹紙墨僅可書生甄后筆硯惟堪博士倘

急以未央縛信之謀速來華歆搜辟之禍后之驚怯斷不爲也或謂化及毒旣逞君慘當及后何以懷娠仍女出寶無逃嫫祖元妃道路無死則安知不少典龍迷高辛狗嫁在昭儀豹尾之中有臥榻人酣之逼保不伯明篡室寒浞縫裳文芊勞軍息嫺從楚平不知化及者隋宮劫賊周室忠臣黑獺殺蔡明月前事可懲景陽收叔寶麗華後車可鑒江都之弑所謂齊襄復九世之仇必不效伍胥蒸昭王之母也亡人可蠱豈令尹振萬之時四國交爭亦蕭同作質之日爾裴寂主晉陽宮事或有醜聲吕后在項羽軍中不聞失行况后之詩明禮習者哉或又謂小君失位尤物移人延壽史書何以建德妻忌載諸后傳不知建德以作賊之才義能殺賊以勸王之烈忠與封王聊城之遜后死於甘夫人小沛之窮路隔乎慎夫人邯鄲之道而建德稱臣

拜舞先馬。爰驅出霧。露於雲臺。衛弓刀以待。妍良以休屠。尙有
名汗河朔。幸存驕主后。緡藉有一成。臣靡力能復國。此遣使朝
侗。移兵救洛。釋隋官文武萬員。宮人萬指者。堂堂乎王者師也。
唐書謂建德妻不衣紃身。惟脫粟。明建德婦夫有英雄之用。無
帷簿之嫌也。或又謂突厥之俗。但知听牛胡人之禮。不知敬母
后。乃非細君而和戎。數王嬙而出塞。何歟。夫婦人越境。固經禮
所不宜。女事邇戎。亦春秋所必戒。不知后與義成。僅此姻親。相
爲休戚。身不能鳴弓射鳥。逐馬牽裙。且蒙荆棘。以來歸。但頓王
庭而告難。庶幾乎呼韓務面。烏孫抱馬而啼也。聽戚夫人出塞。
觀歸之典。所謂竇建德有回生起死之恩歟。若以鷄泊一過。疑
文姜之會。禱穹廬萬里。譬隗氏之居溫者。嗚呼冤矣。以今觀之。
小憐下嫁者。宮妾之奇聞。玉兒配軍者。嬪嬙之恨事。后死法三。

妃生歸一穴。縱復下齊辛癸。猶能上軌英皇。使鷄臺從死之魂。
作萬古迷樓之案。猶其幸歟。嗚呼周天子。一月御八十一妻閭。
國則三婦受其美名。宋寧宗一夕幸三十九人。有才則楊娃傳。
其姓氏。后何不幸而生。以才死死。以名傳也。

遼懿德蕭后哀文

讀遼史至懿德后之讒死迴心而慨然誓曰願終汝世生生勿復爲有情之物矣皇娥之聖而誣以爽德少皞不免玷言關雎之興而指爲淫詞康王亦成詩案書紀以來房后憑於丹朱流虹感於女節龍迷少典鷲覆娥商或以爲伊尹聖人私通末喜或以爲鄒屠佚行潛期大人凡諸盲史盡是讒夫稽懿德之始爲后也冊耨幹爲孤穩壓帕菩薩下生命可敦領三十六宮天書墮地何其盛哉如單登者恭心猊婢才豈念奴孤債闕氏君如冒頓雅是胡旋救勒何妨樹梨歌來不知唐山夫人何必房中樂作后不學嫫母奏上德之頌亦斷不爲白帝吟嬾媚之詩沈觀音是中宮賢女高菩薩非內侍私人而乃齒牙啣骨遺臭優施羽林神仙謂通射鳥飾郎中錦被以誣望卿借畫工傳

粉以獄昭信使修嬖侍寢之奴居然僕射長樂更衣之婢自稱
大人爭琵琶而彈四旦發詩案以讞回心淖方城非披香博士
馮無方豈所愛侍郎忍唾讒言敢污貴德匪所謂青蠅之矢積
階單極之統斷幹乎遼主不別房帷無辨衽席宜王好色宜在
無鹽登徒多情豈知巫洛懿德以陰麗華之脂澤孔貴嬪之神
仙紙墨供於和熹竹帛慕乎明德乃甘夫人若月下聚雪而元
順帝非瓊花洞主也予想當時宮羊吸地聞雷未來指血染鞅
攀車不宿后以飛鸞禮義之人婕妤修正之福詩吟萋楚酒酌
金罍卽或有流音管絃寫聲樂句者亦不過帝妻懿生君妃狂
態遂乃禍起烏臺辭連魚貫賊臣以宇文玉璫之殘爾朱牛刀
之橫塞頸后以口糠飛佛堂以血鞭指北宮尼男噪聲告月將
三思亂狀而昏主榜大閣徐妃穢行竟仿金樓讒臣發溥于長

定宮姦居然王莽豈不痛哉以予聞之臨春結綺之中豈無脫
兒善度羯鼓斜陽之笛亦須懷智崑侖爲明上者但使妃后與
伶官別傳自然宮詞與樂府同調必謂梓瑟桐峯皆成私約神
童歌曲畢竟桑中則又后妃二南宮商誰譜周興三婦幽簫誰
吹也懿德詩有仙心人如玉德高辛少女或疑淫戀槃瓠宓帝
神妃豈肯夢交窮羿而况黃花不寵赤鳳何來郎出郎出仙乎
仙乎有是理哉遼主略識華音未通穢史目不見典籌握槊門
腕侍書聞壁中嗽聲啣楊花窠裏詩題枕角乳露雞頭或小吏
非常衣服忽有或少年寢處罪過全無使遼主邁此淫荒亦不
過絲絡橫窗烏銅對鏡甘糲半面同輦升輿而已矣嗟乎詰汾
天女死不利於母家昭君才人生不終於胡主見南風以少年
私侍誰檢空箱謂陰城與嬖人淫帷誰伏牀下而忍使唐姬起

舞抗袖悲歌貴人壁中不能相活今而知昭儀徽好何物人堪
五月生辰古來所忌也乎某賦是長門歌如長恨聽閣道淋鈴
法曲淚念肥環慟瑤光西殿梅花心傷小后如懿德其人者吾
願此貴妃子受生善地生生世世勿降嫁帝王家也

余寓居秦淮作懿德十香詩案曰迴心院傳奇者四十二齣
乙卯公車畱之山陰爲李氏勘案入之縣庫此文在殘稿中
錄出以配隋愍后哀文爲二篇以附今稿嗚呼文書蕩盡矣

告妒婦津神文

驅車獲鹿。至於井陘。信宿龍窩之寺。走觀於妒婦神祠。而謾曰。美哉妒乎。自袁滔殺妒妻以後。虞通撰妒記以來。神其不靈矣。乎古史氏曰。莫跋扈。付丁。昨勿反顧。付奚度。其有併張跋扈而反顧者。天以畀我妒婦。是夜也。雲鬟儀衛。數女侍宮。衣擁後美婦。人手大荆。而訶曰。子知予古帝之艷妻。侯門之貴主乎。昔蘓季子才。傾六國。辨不下於機。妻桓征西。雄蓋一時。權不行於內。子紉壻以棄妻。而亡馮衍以再妻。而死子讀史。乎雌龍蔡夏后之庭。牝虎充桀王之市。皆予神之所使也。高歡束帶自稱下官。劉備弓刀見吾侍婢。專諸勇士也。可以刺王僚之君。而不能不。屈予一人之下。樊英名士也。可以怒萬乘之主。而不能不拜。予下牀之地。非野雉妒。而三趙誅。則功狗之冤。不申。非南風妒。而

八王死則典午之惡不報世有力擒項羽之劉邦射父頭曼之
冒頓莫敢子神是傲子奈何以一孔之書生訕笑吾九天之尊
媼乎妒之律曰偶語者棄市腹誹者別趾上帝之命吾神司是
妒也毒溷世之桀夫殺不仁之男子有辭則行無辭則止聞是
語也某怒如虺虎袒裼辟戟歷階而升曰呼妒婦我語子矣男
唯女俞德也陰干陽位刑也女子行而丈夫心者淫也七孺子
而三夫人者情也聞牝鷄鳴而索家者必妒已也聽婦人言而
戒酒者非劉伶也予頭能觸共工之山而不戴女媧之天力能
斷蚩尤之尾而不畏旱魃之母紃后爲蟒呂后爲鼠武后骨醉
化爲鸚鵡閻后搗人死壘雷斧美不過黑鳳皇勇不過麒麟虎
面如藥酒心如魔母梁皇之經可懺乎赤睂之屍肯裸乎子能
禁其夫不愛桃花之樹不讀洛神之賦乎錮汝以金墉之城毒

汝以房喬之醢子能大聲霹靂起於牀簣乎能白日現形割勢
操刃乎能獅子一吼使子拄杖落地乎能駢妾五首使子殭尸
不殯乎我男子也豐富偉岸誰似朕下體洪壯剗汝甚子如不
悛將放汝於無男國東刑汝以女子罪宮不夫而有孕衆雌而
無雄有辭則凶無辭則從神以目視目屏營啞地半時而言曰
吁吾語汝子男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子女也勿二勿三之謂德
御妻八十一可乎不可面首三十人得乎不得妻之謂齊妾之
謂接彼功封者哭其貴而棄妻彼利算者苦其富而買妾愛其
內則鑄錯愛其外則諱酷九錫不嘲則王導不爲丞相關雎不
諷則謝安不至太傅是其情裴談畏鬼母非其情沈括不受夏
楚子不謂情之所鍾在我而謂人之冒嫉以惡浴斛覆牀散灰
扃戶君不如婦人之仁我亦深惡夫男子之妬也某於是感情

順氣危言正諫而告神曰子介推之妹子恐其歌龍蛇以禍汝也某聞必衰者色也不衰者情也色惑乎男子情迷乎婦人是以掩鼻絕乳雄風不聞春鉗髻髮制夫不仁獨孤之母不容阿雲無鬚之人不得入門至於真長佯愚王敦懾魂何瑀投軀於深井子敬炙足而離婚溝水東西而夫人之情蕩然矣女媧氏之補天而王也金輪氏之禱狄而帝也嫫母爲世繫安樂爲繼體神於此日能卓一令於地曰外淫者宮野合者剗如此而男子守貞節丈夫受七出傳曰陰王陽微金鐵爲飛今女皇不立國彼妒之人亦何事乎懸旛到天擊鼓動地爲哉我願神放情於無何有之鄉斷情於佛如來之場陰敕天下之妒者樂而不淫蕩而不狂以食鷓鴣爲美饌以賣皂莢爲辦香馮敬通不操井曰劉孝標家道遐昌則神之福其妒人者溥矣不然而鷄皮

闕 俟見原稿再行補刻

告巫覡祠神文

總督南河太子太保兵部侍郎徐端檄告巫覡祠之神曰某聞
禮官之法以狸沈相近明神之福以馨香佑國是以王尊沈馬
黎陽不溢爾朱縮水壘津不流梁山壅則晉景公縞衣哭河大
江崩則始興王荆身請命其有斫水罵胥而狂流獲安濱河列
陣而波神戰退者某豈不能逞王閔之忿爭用索勸之故事特
以淮賁神之明禋四諸侯之順若也今淮不扈河而効靈者又
數年矣河之神謂爾洪河之中有怪物焉雷抨風鳴木號石驚
青軀縮鼻獮猴僇儻獐牙白額金睛晶瑩率其鴟脾拒胡水魅
山靈與我洪湖從事爾非刑天干戚羽淵之黃熊駘臺汾神涸
淵之鬪龍亦以晉祭三塗鄭祈四墉故遣官致牲以汝爲鎬池
之君也乃與之弁纓而勿聽與之瓊尊而勿從某月某日壞我

洪堰之隄三千四百餘丈是爾神陸梁圮命界兀滔天也昔禹
帝之錮汝淮神也制之烏田授之童律頸汝大索鼻汝金鈴時
則九河神女雲華夫人胥命元夷誓爾龜鼈圖汝於九鼎之上
記汝於岳瀆之經爾蹢躅承命乃梁武君世忽壞我浮山九里
之堰大殺生靈萬萬是以明祖龍興敦命我徐武寧王出爾胥
并告爾拔毛關盪寇威震華夏徐中山功蓋九州特以金簡玉
書遵塗山之三宥魚頭人身赦淮堰之九死今 朝廷鞏固淮
隄一百七十年矣舜棄黃金禹捐珠玉巡山畫海神之形入渭
寫忖畱之狀聲靈所暨海涇山陬爾當奄奄屏氣如泉宮之蛇
若蛟人之織乃敢永夷天吳肆其驕心魑魅罔兩奮其憤釁某
考淮南之書往古之日火熾炎不滅水瀨洋不息女媧氏乃斷
巨鼈之足殺黑龍之血而涇水涸冀州平狡蟲死賴民生鳥獸

魚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今淮民濱河而居共工氏之陸處什三水處什七也堰水而隄神農氏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也爾不聞蚩尤逆命元女下天翟威壞陂天帝震怒乎今

皇上

四年以來殺九嬰於凶水斷脩蛇於洞庭繳大風於青澤擒封豕於桑林楠木青羌調於玉燭蜎飛蠕動息於永風而爾跳壕不順跋扈爲姦不見負貳之臣極其右足防風之戮骨已專車耶今與爾神約自今後銷聲潛形伐毛洗髓許汝以黃安之龜萬年而伸頭黑繩之罪百劫而出獄崇汝以李紳媪龍之祠飫爾以韓愈鱷魚之祭若損我出土騰彼一波則某驅山之鐸趕海之鞭具在也彤弓素繳銀戈雪鋌俾鑿齒戰汝疇華奕窳口汝弱水呼庚辰以咨禹召河圖而告帝檄如律令

卸花坡女賊齊王氏傳首露布

琅邪呂姥寡婦也而報仇海曲交趾徵側女子也而稱兵朱鳶其時也以威斗為君新息為將然猶聚亡命者數千眾破日南

者六十城今茲襄陽女賊齊王氏者驟起黃龍

齊王氏以嘉慶元年三月與其黨劉啟榮樊人

傑姚之富王廷詔張漢潮張派倫高均德王光祖同起襄陽其地曰黃龍壩云

潛招白騎鬻身驍女

山東賣驍女也混名賽昭君人呼為賽昭

賣嫁孀妻敢於緯恤齊發紡懲莠婦殺夫不忍其雍糾助夫欲

雄於詩索始不過拳裘逐馬如李波妹之追風歟不料跨鞍轡

弓學毛夫人之敢戰前者齊林授首

乾隆五十八年安徽劉松宋之清劉之協與陝西韓龍襄陽樊學明謀不軌齊

林以武舉與樊學明往來劉松發配甘肅敗露正法齊林以交通亦誅

十族未夷一雌忽吼

齊林素富正法後齊王氏入青蓮菴帶髮修行

樊人傑等嗾其殺襄陽縣報仇又勸其殺襄陽府云

結娘子軍而屯司竹築夫人城而守襄陽陳

碩真是睦州女子膽敢偽僭文佳白頸鵝為遼水婦人乃號將

軍懷化陳持弓之走虎上遲昭平之亂平原殆有甚焉既已朱

龍千里順風而騎睢陵五縣雞犬無餘矣

湖北初起五縣宜都則聶人傑作亂於枝江湖北巡撫惠荆州

將軍成剿之荆門則有石畱屯石三寶陳德本熊道成破當陽据其城兩湖總督畢以火攻半

年下之來鳳則有楊子教譚貴起四川總督孫剿之鄖陽則有曾士興破竹山保康二縣西安

將軍恒剿之此乾隆六十年至嘉慶元年也續後三月有孝感縣賊楚金貴魯惟志起胡家砦

侍御明剿之宜昌則有林之華譚加耀起長陽縣之柳坪七月總督畢復當陽來鳳之賊未破

大學士孫堯

命兩江總督福統來鳳軍是時贈郡王大學士貝子福四川總督和同進剿

苗疆先後薨

命領侍衛內大臣額領侍衛內大臣德廣州將軍明雲南提督鄂接辦均授

湖南總

統之任敢又明瞰陳倉潛軍盤屋以女隊入百騎橫攔潼關也奪

民人婦九千餘家爲梨花槍二十年戰蕭娘呂姥布爲奇兵陳

珠章丹結爲粉陣將誑光顏以名姝故艷女巫以國色石虎以

女騎一千人爲鹵簿是可忍也靈臺以女官十八等習步馬誰

能禦之本帥尚書惠渡渭以來峙萬勝之旗斷七盤之嶺啣枚

縛馬間道燒營不難井底行軍地中鳴角命闕稜脫此兜鑿使

馬懿禽其中峒而蜀賊徐添德王三槐冷添祿等又連破東鄉

隣水梁山新寧

達州賊徐添德與弟添壽初起亭子灣一弟添富起太平之城口又巴

州賊羅其清弟羅其壽皆文明鮮大川起方山坪通江賊冉文儒冉添

隣水梁山新寧

達州賊徐添德與弟添壽初起亭子灣一弟添富起太平之城口又巴

州賊羅其清弟羅其壽皆文明鮮大川起方山坪通江賊冉文儒冉添

隣水梁山新寧

達州賊徐添德與弟添壽初起亭子灣一弟添富起太平之城口又巴

元冉添泗起王家砦太平賊龍招周徐萬奮起南津關東鄉賊張子聰庚向瑞起豐城大寧賊陳崇德起老木園其時官兵大半赴楚故徐賊連破襄縣廣安州隣水長壽大竹梁山新寧開縣歷踞守金鷲寺重石子而諸賊響應也

楚賊姚之富樊人傑王光祖高均德等又走楚

入川連爲聲勢

由漢陝入川之通江竹峪關至東鄉與徐賊合王氏爲黃

媳婦入

戰餘賊定以青藍白爲號襄陽奉節二縣有月藍線號云

百。曙。巴。三。千。通。江。竹。破。漢。中。齒。寒。緣。是。臥。虎。饒。風。守。罷。箭。筈。歸。

師。勿。掩。大。敵。未。除。當。雲。屯。劔。閣。之。時。有。鐵。鎖。巫。山。之。勢。慮。爾。漢。南。士。女。拒。戰。無。金。龍。之。妻。登。陴。無。任。城。之。母。睢。陽。代。父。木。蘭。尙。未。從。軍。荀。女。潰。圍。灌。娥。不。來。借。救。是。用。徧。檄。鄉。民。告。爾。村。砦。孔。司。馬。之。真。烈。母。女。潘。將。軍。之。大。眼。夫。妻。許。汝。雌。風。張。其。牝。陣。侯。唐。女。氏。衛。滑。佳。兵。沙。里。質。之。旗。裳。瓊。甲。亦。用。婦。人。秦。良。玉。之。馬。上。桃。花。豈。無。男。妾。或。能。架。桃。獻。計。或。能。吹。篴。解。圍。若。譙。國。誠。敬。夫。人。如。孟。姬。汾。陽。部。將。繡。旗。正。正。妙。手。空。空。處。女。以。猿。公。劍。去。皮。囊。貯。素。娥。頭。來。然。後。置。鼓。懸。樓。清。屯。堅。壁。以。殲。餘。寇。如。掠。秋。

枯前年十二月某日齊王氏竄渡滾河以田雌鳳之妖兵無沈
雲英之女將致呼彭樂爲癡男反笑張良如好女夫非仁貴敢
衣白袍婦豈馮燎亦張錦繖入川之日聚明珠翠羽爲營包原
隰山川而陣明馳千足侍婢百刀加以雲來霧去劉雄鳴之妖
言劉之語往來妖媚懸鏡燃燈天梯山之左道雞泊之中山棚之內公嫗

山娶神巫祭牛晉水部藏其畸人陸法和麾之羽扇遂令黃巾

到處傳張燕者冲飛赤眉軍中笑齊巫者輒病此翠翹呻吟於

歌樓賽兒急裝於草澤

女賊王襄仙亦起南龍

殺函險澀襄郎蕭條河西城

門幾於晝閉

陝賊馮傳仕等起與安府安康縣之大小米溪連安嶺汝洞賊王可秀成自智胡知和廖明萬等陝甘總督宣陝西巡撫秦剿之而張漢潮又攔入

甘肅之微縣成縣等處

緊可恨也今本月某日檄奉伯大將軍明大將軍德

圍剿黃號首賊齊王氏於鄖陽之卸花坡投厓而死高教曹鼓
蓋而來周亞夫從天而降輕呂劍好小白頭高始則鶴團鳳隊

部其女軍忽則屏風臺盤散其肉陣是以馮緄之婢未脫戎服
金溪之首已傳洛陽目覩弓鞬小燭燒作朝天粉首油體聚爲
京觀楚幕無烏漢幟皆赤矣本帥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
非孫武焉能驅戰婦人用是變其徽章乞此匱印昨到檄文知
貴州仲苗女賊黃囊仙亦已就禽奢香用命龍場之九驛全平

時女土司官龍囊仙爲貴西兵備我叔朝梧所部
龍氏年一十八歲勇冠一軍拔柵登山皆伊戰績

槃瓠歸來赤髀之橫褰不反

而青號賊張漢潮白號賊高均德藍號線號月藍賊冉添元龔
文玉林亮功并別賊馮得仕翁祿玉李九萬等尚復竄沿四省
劉之協逋逃未獲 朝廷以經略大臣勒經略大臣那節制川
楚甘陝豫五省軍事獨川賊徐添德一逆自踞守金鵝以來破
州陷縣最爲狡毒猶欲全窺楚境本帥盪寇窮林揚威鳥道蜀
丁通路遁甲開山空子午魏延之谷部庚辰鴟脾之兵若不攀

木緣厓急趨綿竹張燈夜宴竟奪崑崙猶恐雌龍已醢牡馬重
遊牝虎方除雄狐又跳今剿洗通江冉文儔一路已畢鳴犢出
沔卷甲趨川絕吳玠之名姝烹張巡之愛妾燒山索介砍樹書
龐務使胡蘭獻首散之蒼梧張豐破囊槌其肘墮蜀山之鬼鳥
無啼雲夢之虎狼不補山空谷靜束馬懸車今檄爾漢南川北
官弁鄉兵樵乾登豆飽櫟巡城火馬灰囊奔車殺賊 天兵有
九路之師涼州有三明之將凡爾韋彪杜虎之勇竹園水滸之
團守如玉壁戰若昆陽或有檀鄉鐵脰大彤之賊左髭雷公牛
角之妖歸誠闔下用間賊中亦復署之戰簿書其級功本帥置
以赤心誓如白日漢三十六萬甲子同此蒼天隋六十四路烟
塵誰爲好賊 國家儒館獻歌戎亭虛候萬萬年矣今當本帥
府拔柵過行爾等於齊王氏傳首 膳黃到日仰謝 天

恩同呼 萬歲凡諸良善各安太平戴女媧補好之天莫作
愚人履后土夫人之地須感富媪檄到如律令

貴姬小傳

貴姬者始遇藍橋終歸鄂渚

以庚戌自鄂渚來天台
壬子自杉青歸鄂渚

五百年翺風之殉

十六院幸姬之首也貴人以裴晉公之晚年楊越公之威望春風好去韓滉還戎昱之姬蕭郎路人于頔返崔郊之婢其放一寵人也掀謝太傅之幃開王將軍之閣如魚縱壑似鳥歸林雖刺史腸斷之事在司空見慣之中得其所矣而惜非故事也至若張說門生誕敢獻夜明之簾李靖布衣放肆作虬髯之傳以押衙之參恩作沙吒之惡劫在李十郎葛溪之鐵斷罪過人頭賈平章妒夫之鋒斬犯中門客置爾朱馬肉盤中死嚴武琵琶絃上探皮囊之負心飲帷簿之盜血固其宜也而猶念春鶯而空晉卿之房望秋娘而造江南之曲使朝姝四姬同入出夜來一人獨居謂絳仙尚可療饑非小憐不能續命琵琶已去鸚鵡

猶呼吾不忍誤觸相公之響版也。目葛周愛妾多多將才私袁
盎侍兒休休相度則以爲願嫁烏孫愛通赤鳳而不知非煙鞭
婢曾無女奴漏言窮裙帶絕乏郎中詩句陰謀禹錫之姬豪
奪韋莊之妾非貴姬罪也。僕初到瓊臺便逢玉女仙客渭橋之
下內家車子之中臨邛縣令弩矢先驅天台山神吉祥敷座似
張建封燕子樓人在蕭遙光八摑輿坐夷光驚爲神人博士睡
爲禍水寓居於豐干樓者二月若華清端正樓中徽梳妃子如
麗華臨春閣上圍繞神仙七佛誤造其迷樓九蓮皆呼爲菩薩
度仙巖則二女來迎下天宮則七妃同妒布金錢於曇獻散天
花於龍華而又以三千萬佛汗之錢塑五百尊應真之像貴姬
功德畱在名山也綠珠擗笛朝雲吹箎念奴度曲蹇姐彈絲羅

中名產於月夜
度曲山鳥啼噪

唱龜年大石聽玉環彈詞裂月而萬鳥齊鳴凝雲而

百花盡笑。空山哀響。猿猱之所未聞。已予已歸。杉青貴姬買一宅。花於予居之樓東牆。東氏之舊廬也。靈夫人絺帷一拜。纔聞環聲。劉公幹磨石五年。豈惟平視曰妾事司徒更衣侍尚書執拂臺盤。借肉雙陸行人十二年矣。上華山則落雁驚人。賦朝天則建封還鎮。即君之所聞也。石太尉之園若荒。孟才人之腸必斷。古人云。使百歲爲樂。猶不過十萬日夜。如白雲有期。亦豈能終老溫柔。是以避陽臺於關中。逃玉清於斗下。小玉知李郎名。字內家。識宋京才人。無幾何時。而若有黃衫挾彈豪士風神者。來曰。予孟嘗君之舍人也。彼薄其宰相。不爲我死。以醜夫爲殉。於時知馮無方。非所愛侍。即以袁大捨爲憐才學士。使方士遍訪仙山。命五嶽潛搜太白。畱狂夫之身首。掩夫人之壺漿。勿令其露焉而已矣。初時也。玉簫諧笑。許與韋郎。青洪侍身欲歸如。

願子亦借侍女。靈光之賦。索夫人大雅之吟也。一品怒而磨勒。逃無雙歸。而塞鴻死矣。嗚呼。疇昔之日。吾恨不借荆娘。狹女。刎此負人。使崑侖。豪奴。斃茲惡犬也。節度使之門。亦庶幾有空。空妙兒。精精紅線。其人者。亦曷可少哉。

爲貴姬而開華山之道。費錢萬萬。予所得關中金石。亦蕩然無有存焉。今虎邱之香山。尚存白祠小閣。而韓熙載夜宴一圖。所以報貴人姬者。僅存隨園集中一詩而已。吁。